

试论苏曼殊小说、散文的反帝、反封建主题

袁 璋

苏曼殊(1884—1918),字子谷,原名玄瑛,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清末民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学团体——南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部分创作,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苏曼殊生逢历史大转折时期,当时的满清王朝,处于帝国主义强盗的瓜分豆剖之下,政治、经济每况愈下,社会局势动乱无已,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这不能不给苏曼殊以重大影响。他往返于中日之间,奔波于南洋一带,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到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反帝爱国热情和对满清王朝的仇恨日益增强。他结识了孙中山、章太炎、柳亚子、陈独秀、赵声等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参加过反帝反清的革命活动,但做得更多的则是运用文学创作,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苏曼殊具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仅收在全集(柳亚子、柳无忌父子编纂)中的,小说有六部:长篇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仅二章,未完),中篇小说《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译著有《惨世界》(即《悲惨世界》)、《娑罗海滨遁迹记》二篇;译诗有

对爱情是多么专一,又是何等坚贞!

这两首诗是诗人和唐婉爱情悲剧的真实纪录,是作者抱恨终天的感情倾诉,同时也是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抗议和控诉!

《拜伦赞大海》等十首;诗作有八十六首;散文二百零三篇,其中有杂文书札,随笔序跋以及笔记小说等。这些作品以辛亥革命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多数表现出爱国主义激情和反帝反清的战斗精神;后一阶段,着重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

(一)

1903年至1911年间,苏曼殊所作小说、散文显示出强烈的战斗性,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强盗和甘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满清王朝。

苏曼殊最初的两篇政论性杂文《呜呼广东人》和《女杰郭耳曼》,浸透了强烈的反帝意识。在《呜呼广东人》一文中,他揭露了帝国主义强盗进行侵略的惯用伎俩是“以商而亡人国”,揭露了那班洋奴买办,“以商而先亡己国”,他们“把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弃吊,去摇尾乞怜当那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并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来欺虐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①这话一语中的,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那班洋奴买办的可耻面目揭露无遗。

为了唤起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觉悟,苏曼殊翻译了印度人瞿沙的笔记小说《娑罗海滨遁迹记》^②。苏曼殊在《译者自序》中指出:“此印度人笔记,……其人盖怀亡国之悲,托诸神话,所谓盗戴赤帽,怒发巨铤

者，指白种人言之”。表明了他译这部笔记的主旨是揭露英国资本主义强盗的侵略罪行，反映印度人民的亡国之恨。

这部笔记控诉了英国侵略者残杀印度人民的罪行：或将印人“剖腹投海”，“或以麻绳束之树梢，揭铳（开枪）射之，而观其避丸也。或以刀刃剐肠，塞以败絮，而观其手舞足蹈也。或以尖针钉其两目，投向潮流，而观其浮沉上下也”。作品痛斥了侵略强盗宣称印人该杀是什么“不服王化”的无耻谰言：“须弥之凶狮，恒伽之暴虎，深林之毒蛇，无尔险毒，尚云王化，冤哉！”侵略者把夜间开炮向印度村民示威说成是“传布上帝爱人大道的午夜钟声”，小说讽刺道“回回人以刀弘扬教法，远逊之矣”小说揭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罪恶实质是“假卢索^③浮说，谓人有天赋特权平等自由，顾日以掠人财产土地为事，”英国殖民者在印度颁布法律是“大盗重定法典”，犹如“豺狼鸣和鸾以噬人，盗贼借揖让而行劫耳！”

笔记还反映了印度人民的亡国之苦：“余辈梵天遗裔，亡国以来，被大盗残杀无已，思之能勿发指！”“税项之苛，得未梦到。弹指异年，我国同胞不食黄泥，无以度日也！”每当想到“我土虽多且美，为大盗作佃奴，我产虽丽且富，为亡国留贱夫”，怎能不“涕思堕泪”？不甘欺凌的印度人民终于揭竿而起，英勇反抗了：“一日聚六百余人，与大盗奋斗四次”，但是，由于敌我悬殊，起义军失败了。作品描写出气壮山河的激战场景：“忽闻急报，吾军夜溯澄江北上，炮震肉飞，喋血三日。吾军丸药将尽，积血横地，江为之赤”。读到这里，读者怎能不为之扼腕！正如柳无忌所说，这部译作“对于白人虐待印度人的淫威，和所激起的印人爱国思想，都描状得十分淋漓痛畅”。苏曼殊若非胸中充满反帝爱国激情，是不能译（作）出这样强烈的反帝作品的。

（二）

苏曼殊在1903~1911年间，宣传反清革命的代表作是译著《惨世界》中的创作部分。《惨世界》一半内容与雨果原作情节相符，^④一半内容托名重撰^⑤所以《惨世界》中的这一半内容可以看作是苏曼殊的小说创作。^⑥

在《惨世界》中，作者揭露了在满清封建统治下的社会现状：“这世界上种种可惨的人，做出种种可惨的事来；我们天天活在这种种可惨的世界上，和这种种可惨的人交接。”在这种种可惨的人中，有阿谀逢迎，曲意奉承的无耻小人：范财主的儿子范桶说：“今天很冷”，那小人“急忙连声答道是，是，是，是，是，是，”一连说了六个是，不多一会，范桶又随口说道，今天“很暖”，小人也在旁边说道：“我热得了不得”；有“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甘当保皇派的“支那贱种”；有麇集在上海十里洋场上名为爱国、实则爱私利的沽名钓誉、狗苟蝇营之徒。

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腐朽的、可惨的社会呢？作者塑造了一个叫明男德的英雄形象，来回答这个问题。明男德知道：“世界上有了为富不仁的财主，才有贫无立锥的穷汉”；“不能做工，靠着欺诈别人的手段发财的，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蠹贼呢？”男德极其憎恨满清王朝的统治，他一听到“做官的”三个字，立即“火发心头”；他反对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痛恨“做外国人的奴隶，天天巴结外国人”的贱种；痛恨办《新民丛报》鼓吹保皇的康梁之徒；蔑视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子说教。他也不相信什么神佛上帝。

明男德一直积极从事救国救民的革命活动。为了避免影响到别人和妨碍自己的行动，他忍痛割爱，抛却患难之友孔美丽对他

的爱情；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从牢中救出金华贱民，杀死了欺压敲榨百姓的非弱士村官满周苟；他的行动准则是“活在世界上一天，遇着一件不平的事，一个没良心的人，我就不能听他过去”；当拿破仑企图称帝的消息传出后，他怒火满腔：“我法兰西国民，乃是义侠不服压制的好汉子，不像那做惯了奴隶的支那人，怎么就好听这鸟大总统，来做个生杀予夺独断独行的皇帝呢？”于是决心独自炸死拿破仑，然而没有成功，终于自杀，悲壮地结束了真正的革命志士的一生。

不难看出，这个难得的法兰西明男德，在译作者心目中简直成了中华民族的志士。苏曼殊正是希望有这样的志士来推翻满清王朝的专制、黑暗、腐朽的统治。为了动员广大汉族民众起来与满清王朝作斗争，他写了反映明末广东民众反抗清军暴行的笔记小说《岭海幽光录》十六则。他明确告诉读者，他的写作动机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汉族与满清暴政斗争的传统。他在序文中写道：“吾奥海之南，亡国之际，人心尚已；苦节艰贞，发扬馨烈，雄才瑰意，智勇过人。余每于残籍见之，随即抄录。古德幽光，宁容沉晦？”在这部笔记小说中，苏曼殊揭露了清军南下时杀戮汉族军民的暴行，描绘了张家玉，陈邦彦等人抗清杀敌、不屈而死的悲壮场景，歌颂了不畏强暴、勇敢斗争、誓死不受满清统治的民族气节，激励人们起来参加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斗争。

(三)

辛亥革命后，苏曼殊创作了爱情小说《断鸿零雁记》以及《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在这些小说中，仍然流露着对帝国主义、对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憎恨以及对辛亥革命期间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美帝国主义依仗其经济实力，大搞排华活动，曾引起中国民众多次强烈反抗。苏曼殊小说《碎簪记》正反映了这种反帝情绪，书中的女主人公莲佩就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进步青年，她认为“美国人以赚钱为要义，常曰：‘两个钱比一个钱好’。视吾国人，直如狗耳。人谓物质文明，不知彼守财奴，正思利用物质文明，而使平民日趋于贫。故倡人道者有言曰：‘使大地空气而能买者，早为彼辈吸收尽矣’！”这段话实际上表明作者对美帝国主义的所谓物质文明的本质有正确的认识，对美帝歧视华人的罪行十分愤慨。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很新颖的。在《断鸿零雁记》中，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流露得更激烈。第一章有关于南宋末年抱着幼主投海的陆秀夫的传说，第十二章中静子对主人公讲述明末遗民朱舜水流亡日本，定居讲学的往事；第二十六章借作中人痛斥甘当满清顺民，不顾广大民众死活的明朝投降派官僚：“当时所谓名流，忍以父母之邦委于群胡。”作者借用历史表达对满清王朝的憎恨。在《绛纱记》中作者还揭露了满王朝对维新派人士进行镇压的罪行：秋云先人仅收存《新学伪经考》一书，就被诬为与邝常肃^①有联系，作谋反罪处理；村子里出了人命案，地方官不抓凶手，反而胡乱抓一个赌徒杀头。在《焚剑记》里，还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情景：乱真到处杀人，村子里的人都被杀光，成了“鬼村”；人民到处逃难，病死，饿死不计其数，死人、半死人枕籍道中；军队以人脚为干粮，有时竟连死尸也有人吃。

这些小说最显著的思想特色还在于强烈的反封建礼教、反传统道德的倾向。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婚姻爱情不能自主的痛苦，揭示出封建势力、宗教思想、孔孟礼教的束缚，贫富之间的尖锐对立，是造成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它们强调青年男女应当寻求志同道合者，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

谴责朝三暮四不负责任的放荡行为，更反对家长的包办代替。《断鸿零雁记》还以独特的题材，揭露了宗教思想的可怕：它毁灭了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感情，而受害者自己却不能觉察。

(四)

苏曼殊的创作活动始于1903年。这一年里，孙中山首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纲领^①，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了康有为的保皇谬论，提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制度的主张；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号召全国人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充当“奴隶总管”的清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显然，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将斗争锋芒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强盗，指向了充当帝国主义工具的满清王朝。苏曼殊在这一阶段的创作活动是为这个总目标服务的，他的鼓吹反帝、反清革命的小说、散文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深受革命者的推崇。正如柳亚子所说：“海内才智之士，鳞萃辐凑，人人愿从玄瑛游，自以为相见晚。”

辛亥革命爆发期间，苏曼殊正在爪哇一带活动。武昌首义，全国响应，清帝退位。消息传到，他欣喜若狂。可是当他回国后，发现情况仍令人失望。他在《燕子龀随笔》中写道：“明末有童谣曰：‘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不图沪上所见，亦复如是。”

这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加紧准备，尊孔读经的逆流在泛滥，而反对孔孟礼教的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开展。苏曼殊站在进步思潮一边，继续用他的笔作武器，写出一篇篇体现反帝反封建的作品，参与了以《新青年》的主要阵地的反对孔孟礼教、反对封建道德的斗争。

在分别评论苏曼殊创作的主导思想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他的小说、散文创作中，也还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首先，在他的作品中，夹杂着不少贬低人民群众、夸大个人作用的错误思想；其次，在辛亥革命后写的爱情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结局往往是自尽、坐化、为尼、作僧，情绪十分消极，气氛过于低沉。这些都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克服的思想局限，既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更看不到革命的前景。因而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作品反帝反封建主题的作用。

①《苏曼殊全集》第一卷第158~159页。以下加引号而未注出处者均见柳亚子、柳无忌父子编纂《苏曼殊全集》。②柳无忌根据译文中出现拜伦的诗句，认为印人著书反英，不应反引拜伦诗句，疑此书竟是苏曼殊自撰，而托名重译。③通译卢梭，著有“天赋人权”学说等。④见镜本《惨世界》第一到第六回的全部，第七回的前一半，第十三回后一半，第十四回全部。⑤第七回的后一半到第十三回的前一半间的全部内容。⑥本文所引《惨世界》中情节语句，均系苏曼殊自己托名创作部分。⑦这是“康长素”的谐音。康有为字长素，南海人，著有《新学伪经考》。⑧见冯自由《革命逸史》。